

帝师教科书

〔明〕张居正◎著

张居正

直解
《尚书》
(下)



史实之作：典章制度、君
臣之语、祭神祷告、君侯
誓众词、帝王册命书

明代两朝帝师、首辅张居正
为万历皇帝量身定做的宫内首选教科书
——权威解读儒家经典思想核心载体——

帝师教科书

〔明〕张居正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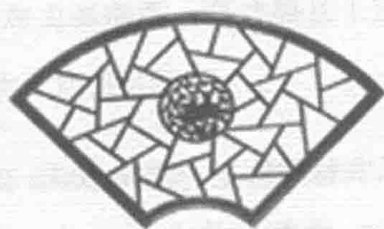
张居正

直解《尚书》
(下)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卷七



三十三、旅獒

■ 张居正直解

旅是西夷国名。犬之高大异常者，叫做獒。昔周武王时，有西旅国以本地所出獒犬，进献于朝。太保召公，以为异物，非所当受，作书进戒，遂以《旅獒》名篇。

【原文】

惟克商，遂通道于九夷八蛮。西旅底贡厥獒，太保乃作《旅獒》，用训于王。

■ 张居正直解

底字解做致字。史臣叙说：武王既克商而有天下，威德广被九州之外，夷狄蛮貊，莫不宾服，道路开通，无复阻隔。有西旅国，致贡其土产之獒，以表来享之敬。自常情观之，一獒之贡，出自远人向化，圣如武王，受之若无害者。太保召公，则以人君好尚，不可不端，恐因此开进献之门，貽盛德之累，乃作为《旅獒》一书，用训戒于王，极言其不当受的意思。盖忠臣爱君，豫防其渐如此。

【原文】

曰：“呜呼！明王慎德，四夷咸宾。无有远迩，毕献方物，惟服食器用。”



■ 张居正直解

方物是各地方所产之物。召公训戒武王，先叹息说道：“自古明哲之王，欲以保国治民，莫不谨修其德，凡一取一予，一喜一好，皆兢兢然以道理自防，法度自检，无所不致其谨。由是盛德所感，不但中国的人民倾心奉上，就是那四方夷狄，闻知中国有圣人，也都纳款称臣，相率宾服，无远无近，莫不各以方土所生之物，输诚贡献，毋敢后焉。然其所献者，惟是可供衣服，可资饮食，可备器用之物。此外并不敢以奇玩异物来进献者。盖知明王所重在德，别无玩好，纵献之，亦却而不受也。”

【原文】

“王乃昭德之致于异姓之邦，无替厥服；分宝玉于伯叔之国，时庸展亲。人不易物，惟德其物。”

■ 张居正直解

昭是示。替是废。服是职。展亲是益厚其亲。召公又说：“明王在位，四夷效贡，皆其慎德之所致，乃以此明示天下，颁赐与异姓诸侯之国，使知朝廷有道，四夷向化，益坚其倾戴之诚，不废其藩屏之职。于方物中有宝玉之贵者，则分赐与同姓诸侯伯叔之国，使之守此重器，永为世宝，益厚其亲亲之义，因伸其敦睦之情，皆王者公天下之心也。由是天下诸侯受其分赐者，物虽不同，皆不敢轻易视之，知此物乃王者谨德所致，故不敢以物视其物，而皆以德视其物，极其敬重矣。若为君者，不以服食器物为贵，而以珍奇玩好为事，则贡献既非德感，分赐无所劝励，适足以彰其不德耳，可不戒哉！”

【原文】

“德盛不狎侮。狎侮君子，罔以尽人心；狎侮小人，罔以尽其力。”

■ 张居正直解

此以下皆慎德之事。小人是卑贱之人。召公又说：“人君之德，所当谨者，固非一端。而恭敬礼下，乃其德之大者。是以德盛的人，其持己待人，必极其庄敬。视贤人君子，皆当尊礼，视匹夫匹妇，皆能胜予，不敢有一毫褻狎侮慢之意。若褻狎侮慢，待人无礼，则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。狎侮君子，则亏敬贤之礼，而为君子者，必将见机而作，望颜色而去之矣，孰有为国家尽心者乎！狎侮小人，则失临下之体，而为小人者，亦将无所畏惮，而怠玩以事上矣，孰有为国家尽力者乎？夫狎侮之心一生，而其弊遂至于此。人主不可以为小失而不加谨也。”

【原文】

“不役耳目，百度惟贞。”

■ 张居正直解

役是役使。百度是百事的节度。贞是正。召公又说：“人心之应事接物，本都有个至正的节度，只为声色之欲，一感于耳目，而心无所主，反为耳目所役使。于是百为之度，始昏乱而失正耳。人君若能澹然无欲，卓然自持，务使耳目皆听命于心，而此心不为耳目玩好所役使，则本原澄澈，私欲不行。凡百事为，自然合于节度，而各得其正矣，德其有不盛乎！此谨德者，又当以玩物为戒也！”



【原文】

“玩人丧德，玩物丧志。”

■ 张居正直解

上玩字是玩忽的意思。下玩字是玩好的意思。丧是失。召公又说：“玩忽乎人，而生狎侮之心，不但失君子小人心力而已，且其轻佻慢易，侈然自肆，并自己的心德，也丧失了，玩人之害如此。玩好乎物，而徇耳目之欲，不但使百为失度而已，且其耽迷荒纵，心为形役，并自己的心志，也丧失了，玩物之害如此。”

【原文】

“志以道宁，言以道接。”

■ 张居正直解

宁是安定。接是听纳。召公又说：“心之所之，谓之志。人君于己之志，不可以不定也。而定志，莫若以道。方志之未发，则以道涵养之，而非道者勿存诸心。方志之将发，则以道检察之，而非道者，勿萌诸念。如此，则中有所主，而耳目不能为之迁，玩物之失，庶乎其可免矣。入于耳者，谓之言。人君于人之言，不可以不听也，而听言亦必以道，导我以忠正之言，合于道者也，吾虚己而受之。导我以邪僻之言，悖于道者也，吾正色以拒之。如此，则自处以正，而谄佞不得投其隙，玩人之失，庶乎其可免矣。王欲谨德，可不知所务哉！”

【原文】

“不作无益害有益，功乃成；不贵异物贱用物，民乃足。犬

马非其土性不畜，珍禽奇兽，不育于国。不宝远物，则远人格；所宝惟贤，则迩人安。”

■ 张居正直解

畜字、育字都解做养字。召公又说：“人君所行，惟修德勤政，乃为有益。他如游观兴作等项，都是无益的事。人君一有所好，则心夺于外诱，力分于他用，而治功遂因之以有隳，是以无益而害有益矣。必须早夜孜孜，只求有利于国计民生者，然后为之。诸凡无益之事，一切停罢。夫然后力有专攻，事无废弛，而治功可成也。民间之物，惟服食器用，乃为切要。他如珠玉珍宝等项，饥不可以为食，寒不可以为衣，而其价不费。人主一有所好，则不免多方以求之，重价以购之，而民财遂因之以虚耗，是反贵异物而贱用物矣。必须躬行节俭，惟是切于民生日用者，乃以为贵，诸凡奇异之物，都不必用他。夫然后上无征求之扰，下无采办之费，而民财可足也。犬马虽是有用之物，若来自他方，非其土性所宜的，也不必畜养。至于珍美之禽，奇异之兽，不过以供耳目之玩，无益实用的，不必养育于国中，以兹劳费，凡此皆慎德之实也。夫朝廷之举动，远人所视，以为向背者，若能清心寡欲，凡远方之物，一无所宝爱，则好尚既端，声闻旁达，远而四夷皆起宾服之心，而无不格矣。贤才之进退，斯民所系，以为休戚者，若能移宝远物之心，以宝贤臣，信笃而任专，谏行而言听，则贤才效用，膏泽普施，近而中国，皆蒙太平之福，而无不安矣。今西旅之獒，所谓非其土性者也，异物之无益者也。吾王所当宝者，惟在为国求贤耳。今释此弗宝，而以远物为贵，将不取轻于外夷，而为盛德之累哉！”



【原文】

“呜呼！夙夜罔或不勤，不矜细行，终累大德，为山九仞，功亏一篑。”

张居正直解

矜是矜持。八尺叫做仞。簣是盛土的竹器。召公又叹息说：“人君之谨德，其事不止一端，其功不可少间。故一日之间，从早至夜，凡存心应事，当常怀敬畏，不可少有懈怠，一或懈怠，则谨德的功夫，便有间断，不可不戒也。然世人常以为有大德者，不拘小节，故往往在小事上谨慎，细微处却多放过，殊不知大德者，小德之积，若以为细行而忽之，不肯矜持谨守，则一行之亏，百行之玷，因小失大，终必有累于全德矣。譬如为山的一般，积累功夫，已到了九仞之高，所少者一簣之土，却心生懈怠，不肯加益，将九仞的功劳都亏损了，岂不甚可惜哉！知细行不可不矜，则夙夜何可以不勤乎！吾王当详审而密察之可也。”

【原文】

“允迪兹，生民保厥居，惟乃世王。”

张居正直解

允是信。迪是行。世王是世世为王。召公又说：“吾王诚以明王为当法，以臣言为可采，信能行此谨德之事，则朝廷上清心省事，无额外征求之扰，百姓都安家乐业，受无穷之福矣。今日创业垂统，规模正大，则后代观法遵守，可以永保天下，而世世为王矣。盖修省于一身者虽小，而造福于天下者则甚大，樽节于一时者虽微，而垂裕于后世者则甚远也，吾王其图之。”夫一篑之贡，武王尚且未受，召公

训戒，惓惓如此。可见古之圣君，不以细行无伤而不谨，古之大臣，不以小过无害而不谏，有天下者，宜鉴之哉！

三十四、金縢

张居正直解

金縢是周时藏秘书的匮，用金封缄其外以示谨密也。昔武王有疾，周公作册书，告神请祷，而卜之于龟。事毕，以其书纳之匮中。及遭流言，出居东土，适有风雷之变，成王将启匮卜龟，见先所藏册书，乃悟，感召天变之故，遂迎归周公。史臣叙其事，以《金縢》名篇。

【原文】

既克商二年，王有疾，弗豫。

张居正直解

王是武王。弗豫是不悦，有疾而患苦的意思。史臣叙说：武王既克了商纣，甫及二年，适有虐厉之疾，心弗豫悦。此时王业虽成而未安，人心虽服而未固，而武王乃遭此危疾，此周召诸臣所深忧也。

【原文】

二公曰：“我其为王穆卜？”

张居正直解

二公是太公望、召公奭。诚一和同，以听命于卜，谓之穆卜。史臣记说：太公与召公见得武王有疾，乃同辞说道：“王之一身，系我周家宗社的安危，今被疾弗豫，为臣子的，岂能晏然自安。此或天意所为，惟龟卜可以



传之，我二人其为王致敬共卜，决其安否，以观天意可也。”

【原文】

周公曰：“未可以戚我先王。”

■ 张居正直解

戚字解做忧字。周公因二公欲为王穆卜，乃托词以止之，说：“父母的心，尝以子孙疾病为忧，今欲为王穆卜，必有事于宗庙，恐我先王因此遂怀忧虑。二公殆未可以此，忧恼我先王也。”周公盖欲身自为祷，故却二公之请如此。

【原文】

“公乃自以为功，为三坛同埴。为坛于南方，北面，周公立焉。植璧秉珪，乃告太王、王季、文王。”

■ 张居正直解

功字解做事字，指下请祷说。坛是筑土。埴是除地。植于置字同。秉是执。珪、璧皆礼神之器。史臣记周公既却二公之卜，乃自以为事，而请祷于先王。筑土为三坛，除地而同为一埴，又别筑一坛于三坛之南，向北而位，周公立焉。置璧于坛，执珪于手，乃陈词以告太王、王季、文王，为武王请祷。盖公以王室懿亲，迫切求祷于三王，自信其必能感通，此所以任为己事也。

【原文】

史乃册祝曰：“惟尔元孙某，遘厉虐疾，若尔三王，是有丕子之责于天，以旦代某之身。”

张居正直解

史是太史，即太祝之官。祝，如今祝版之类，凡告神必以祝词，书之于册，故曰册祝。元孙某指武王，人臣不敢直指君之名，故曰某。遘是遇。厉是恶。虐是暴。丕子即元子，以大君为天之元子，故称丕子。代字解做替字。史臣说：“武王有疾，周公既以身请祷，太祝乃读其册祝之辞曰：惟尔太王、王季、文王的元孙某，遇恶厉暴虐之疾，势甚危急。然元孙某，乃是承宗祀、继王业，为天的元子。若尔三王之灵，当任保护元子的责任，于上帝之前，不当卒令其死。如谓其疾果不可救，则愿以旦代替元孙之身，不可使之遂罹于大故也。”盖是时王业初定，使武王即歿，则宗社倾危，人心摇动，国事大有可虞。故公之祷，非特以弟为兄，以臣为君，乃为生灵社稷之计，故不觉情词之迫切，至于如此也。

【原文】

“予仁若考，能多材多艺，能事鬼神。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，不能事鬼神。”

张居正直解

仁是爱。若是顺。材是材干。艺是艺能。周公祝辞又说：“我有仁爱之性，能承顺祖考，又多材干、多艺能，可备役使，能服事鬼神。乃元孙之材干艺能，都不如旦，不堪役使之任，不能服事鬼神。今必要得一人服事左右，则莫若取材艺兼备、能事鬼神之旦，不必用元孙也。”此盖周公必欲代武王之死，至情笃切，故为是言，非是鬼神于冥冥之中，真个要人来服事，亦非周公矜己之能，而贬其兄之不能也。



【原文】

“乃命于帝庭，敷佑四方。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，四方之民，罔不祗畏。呜呼！无坠天之降宝命，我先王亦永有依归。”

■ 张居正直解

敷是布。佑是助。定字解做安字。下地犹言天下。宝命是重大的天命。先王指三王之祖考，后稷之属也。周公祝词说：“元孙虽无材艺，不能服事鬼神，却受命于上帝之庭，作君作师，布其德教，以佑助四方之民。用能培植基本，安定汝三王子孙于下地，使本支百世，藉其余休，以君师天下，四方之民，莫不奉法守令，而祇敬畏服之。是元孙一身，近为当时所依赖，远为子孙所凭藉。若卒有不讳，则天下后世，将何所依乎！”又叹息说：“元孙之责任重大如此，我三王决当默佑而保护之，使其永固王业，不至坠失了上天所降的宝命，则我周先王后稷以来的宗祀，亦永有所赖以血食于无穷矣。三王纵无意于尔元孙，宁能无意于先王之宗祀乎！”周公请祷之词，至此益恳切矣。

【原文】

“今我即命于元龟，尔之许我，我其以璧与珪，归俟尔命，尔不许我，我乃屏璧与珪。”

■ 张居正直解

即字解做就字。尔指三王。屏是藏。周公祝辞又说：“我请身代元孙之死，未知尔三王在天之灵，许我与否。今我就请命于元龟，以观其兆之吉凶。若得吉兆，是三王许我以保护元孙，有不坠宝命，念及宗祀之心。我其以所置之璧，所秉之珪，归待尔保安元孙之命。若尔不许我以保

护，则天命将坠，宗祀无依，我乃屏藏其璧与珪，欲事神不可得已。盖元孙不存，则周业必坠，宗祀不保，此旦必愿以身代也。”

【原文】

习卜三龟，一习吉，启籥见书，乃并是吉。

■ 张居正直解

三龟是三人齐占卜。习是重。籥是开藏的管籥。书即占卜之书，藏于金滕之匱者。周公祝告既毕，乃命三人同卜，以相参考。而三龟之兆，皆重以吉告。又以管籥开金滕之匱，取其所藏占书观之，那占书上都说这是吉兆。则保佑元孙之命，三王已默然许于冥冥之中矣，此周公孝诚所感也。

【原文】

公曰：“体！王其无害。予小子新命于三王，惟永终是图，兹攸俟，能念予一人。”

■ 张居正直解

体是卜龟的形象。永终，譬如说，久后一般。图是谋。武王安，则宗社子孙亦有依归，正是长远之计，所以说永终是图。俟是待。周公既得吉卜，乃自幸说道：“我观龟卜的形体，有吉无凶。王之疾必然无害。盖我新受命于三王，惟以久后子孙为计，而许我以保佑元孙矣。我今只等待三王能念我元孙一人而使之安宁，则吾请代之，初愿毕矣。”周公深致喜慰之词，盖忠诚所发也。

【原文】

公归，乃纳册于金滕之匱中，王翼日乃瘳。



■ 张居正直解

纳是藏。册是祝册。瘳是愈。史臣说：周公请祷既毕而还，太史乃藏其祝之词于金滕之匮中。公归，明日，武王之疾果愈。盖虽三王保护之力，实周公请代之诚所感通也。

【原文】

武王既丧，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，曰：“公将不利于孺子。”

■ 张居正直解

此以下是史臣记周公辅成王时事。管叔名鲜，是周公兄。群弟是蔡叔度、霍叔处。流言是无根之言，流传于人者也。不利，譬如说要害他一般。孺子指成王。武王既丧，成王尚幼，周公乃摄位行事。是时，周公之兄管叔，方监殷武庚谋为不轨，乃与群弟蔡叔、霍叔等，造为无根之言，流布于国中，说：“如今周公，将谋篡位，不利于孺子。”所以危惧成王，而动摇周公也。盖主少国疑之时，奸人之所窥伺，托孤寄命之地，大臣之所难居。故虽以周公之圣，犹不免于流言如此。

【原文】

周公乃告二公曰：“我之弗辟，我无以告我先王。”

■ 张居正直解

辟字解做退避的避字。周公当流言之际，心不自安，乃告太公、召公说：“我受命先王辅佐少主，本欲安社稷、定国家，非为身计也。如今这等流言，则人心惊疑，上下易生嫌隙，我若不自退避，使谗谤得行，则变起萧墙，祸貽社稷，于大臣之义，有所未尽，他日死后，也无词以告

我先王于地下矣。”夫周公顾命元老，王室懿亲，乃忽然避而去之，似为一身利害之谋，不为国家安危之计，何也？盖其忠诚恳至，忘身为国，使身退而流言可息，国家可安，则何所系恋而不为乎！然必告二公以退，则公虽居外，国事有托，亦可以不至于乱耳。圣人之举动光明，处变从容，于此可见。

【原文】

周公居东二年，则罪人斯得。

张居正直解

居东是避居东都。罪人指管蔡。初流言之起，成王虽疑周公，然事无指实，及周公避居东都，到二年之久，成王方知流言的人，乃是管蔡。其诽谤忠良，谋危社稷之罪状，至是始发露而不可掩矣。盖小人陷害君子，踪迹诡秘，而周公忠诚自信，亦不急急于自明。故虽以成王之贤，犹迟迟而后得其罪，此任贤察奸，所以为难也。

【原文】

于后，公乃为诗以贻王，名之曰《鸛鸣》。王亦未敢诮公。

张居正直解

贻是与。诮是诘责的意思。成王既知流言起于管蔡，其疑渐释。此后，周公乃作诗四章，以与成王，篇名叫做《鸛鸣》，其诗托乌自言。鸛鸣既破其巢，又取其卵，以比武庚之败管蔡及王室。盖深著王业艰难，不忍毁坏的意思。周公此诗意，发于忠愤，而词近于切直。成王亦虚心受之，未敢诘责周公，足以见其悔心之萌矣。



【原文】

秋，大熟，未获。天大雷电以风，禾尽偃，大木斯拔，邦人大恐。王与大夫尽弁，以启金縢之书，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，代武王之说。

■ 张居正直解

熟是丰熟。获是收获。偃是倒。拔是起。弁是皮弁。启是开。史臣又叙说：是年秋，田禾大熟，尚未收获之时，忽然雷电大作，加以暴风，田禾都吹倒，大树都拔起来，一国之人，震惊恐惧。成王因这天变，乃与大夫诸臣尽服皮弁，以发金縢之匱，欲取册书祈祷。偶得周公当武王有疾之时，自以请命三王为事，欲以身代死的说话，即当时请命之祝词，纳于金縢之匱中者也。盖周公精诚上彻于天，而未信于成王，故天出灾异，以惊动之如此。

【原文】

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，对曰：“信，噫！公命我勿敢言。”

■ 张居正直解

二公即太公、召公。诸史、百执事是诸卜筮执事之人，即周公当时所命以卜武王之疾者。信是信有此事。噫是叹声。太公、召公及成王，既见了周公欲代武王的祝词，乃问其事之始末于诸卜筮执事的人。众人乃对说：“当时周公诚有此事。”又叹息说：“我之卜龟纳册，周公皆曾命我等为之，但当册祝之日，恐人心摇动，不欲宣泄，故我等不敢以告于人耳。”夫观之天变，证人之言，周公之忠诚，于是乎益显矣。